春秋比事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比事卷七

宋 沈棐 撰

齊

世家

按史記世家武王平商封太公於齊營邱東太公脩政於齊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民多歸齊齊為大國都營邱自太公至哀公凡五世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夷王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徙都薄姑哀公母

弟殺胡公自立是為獻公徙治臨淄自獻公至僖公祿父凡七世而入春秋葢隱三年也自僖公至簡公終春秋之年傳祚十四君合二百四十二年今攷其行事見於經者次諸公論之

僖公名祿父惠公二十九年立桓十四年卒

齊自太公之興在春秋最為強國僖公當隱公時連結諸侯務為威強故三年盟鄭伯六年盟魯公八年盟衛侯又盟宋公相與同心協力以安社稷然其盟好之情

不能相保一旦務利忘義則棄禮文尋兵革怨連禍結轉為讎敵故隱八年與宋盟而十年伐宋六年與魯盟而桓十年十三年與魯戰隱三年與鄭盟而桓十三年與鄭戰其間終始相好不加兵侵伐者惟衛國而已故隱八年與宋盟桓三年胥命于蒲十年戰魯于郎十一年又盟十三年戰魯鄭紀三國皆與衛同其好惡而不至反覆也夫魯宋衛鄭諸國其交兵多矣此伐之彼必報之興兵報復不能相下以其勢相抗也惟齊視諸國

最強故在僖公時每連諸侯以伐人而未聞諸侯敢連兵以伐之者盖其土地之廣甲兵之衆威勢之強足以凌蔑諸國故非特背好結怨與四國為敵而弱小之國亦屢被其患是以隱十年入郕十一年入許桓五年如紀其凌暴小國若此其甚也嗚呼質子始交而交惡口血未乾而背盟春秋之世與國一也而齊紹太公之裔領袖當世為諸侯之所倚重使僖公能以信義撫大邦以仁義交小國糾合同盟藩屏王室其誰敢不聽不務

為而逞其威勢欲以自強遂使諸侯稱兵相伐紛然四起無復忌憚則僖公其禍亂之首歟

齊僖與紀始終

按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左氏謂欲以襲紀紀人知之當是時齊鄭交好故鄭附齊圖紀而魯與紀姻國也魯以十年郎之戰與齊鄭棄好至十一年鄭莊公卒厲公立鄭始與魯結盟于武父故十三年桓公連紀侯鄭伯及齊宋衛燕戰蓋鄭始與齊好則附齊以謀紀及與魯

平則連紀以讐齊是齊紀之相讐鄭未嘗不與也及齊僖公卒襄公即位桓十五年魯會齊侯于艾魯於是好齊仇鄭故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盖紀魯同心魯與齊平則紀亦與齊平矣洎桓公以姜氏之亂見弑於齊齊魯復為讐齊既讐魯則滅紀之心無復假借故莊公元年書齊師遷紀郱鄑郚杜謂徙三邑之民而取其地也言以師遷見齊以兵威逼脅而彊遷之也紀既受制於齊不能自安其國故三年之紀侯之弟季以酅

入於齊為齊附庸之國先儒謂季以邑入齊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書字以貴之是大不然夫酅紀侯邑非季所得專也今季雖削弱而紀侯猶在季安得挈而與人哉四年紀侯大去其國而齊遂并紀夫并人之國取人之地齊襄固不容誅然使紀侯亡國者實季之罪也不言滅者齊未嘗加兵於紀由季以酅入而紀侯自去所以重季之惡也公羊謂襄公復齊之讐蓋附會云耳

襄公名諸兒桓十五年立莊八年無知殺之

襄公之惡罪在不赦者有三通文姜以亂大倫一也貪土地而滅紀國二也拒王命而納衛朔三也南山之詩也曰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夫襄公以國君之尊而爲汚行上悖天理下滅人倫使桓公見賊於彭生以起兩國之害按其罪雖裂肝碎首未爲過也時無王政九伐公法不加焉使如襄公之惡尚能有國數歲始見殞於國人亦可爲太息矣春秋之法罪莫重於滅國盖以兼并其土地戕乂其民人爲惡之甚者也况自入春秋諸侯

未有滅國者自襄公作俑於紀使紀侯亡宗廟社稷播越於外不得祀其先君襄公忍為殘暴而莫之恤自是春秋諸侯例以滅國為常非公其誰啓之歟衛宣無道嬖寵殺適伋之死也朔實造之則朔得罪於衛其不當立明也宣公旣没朔偃然自立得志於衛者五年洩職知義所在立黔牟以奉康叔使衛統復正則黔牟之不當廢亦明也朔不當立黔牟不當廢襄公利衛朔之附已乃會諸侯之師拒天子之命伐而納之豈惟紊亂大

義明教所不赦哉蓋亦蔑有周室矣故等諸侯之罪則齊為重魯次之諸侯又次之而朔之惡有不足論焉嗚呼人倫不可紊也而襄公亂之敵國不可陵也而襄公滅之王命不可奸也而襄公拒之犯此三惡則何以紹祀太公雄長諸侯乎其不能令終宜矣

桓公見二霸

孝公名昭僖十八年立二十七年卒

按左氏齊小白夫人無子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

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小白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姬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管仲卒五子皆求立小白卒易牙與寺人貂殺羣吏而立無虧孝公出奔宋僖十八年宋公以諸侯伐齊立孝公四公子之徒拒之宋遂戰于甗齊師敗殺無虧故宋襄公立孝公而還夫有嫡則立嫡均庶則立長此古今通義小白無嫡六子皆庶而無虧出

於衛姬為羣庶之長以義正之則無虧當立明矣小白
惑於私嬖始屬孝公於襄公又許易牙以管仲之賢不
能斷以大義卒致五公子之亂而齊之禍實小白管仲
啟之也及孝公既立二十一年與宋襄公盟于鹿上是
時宋楚爭霸故宋襄邀二大國主盟鹿上而宋楚二君
霸業未定孝公未敢背宋而奉楚也至二十一年盂之
會二十二年泓之戰敗宋師中國之勢已在於楚而宋
不足恃孝公於是始伐宋圍緡以讐宋恩楚矣夫宋襄

公天子之上公而楚夷狄也孝公之立出於襄即位之初既不能伐楚以繼小白之業又不能輔宋襄以酬定立之恩乃忘德背義棄華即夷使先君之功一旦墜地可勝歎哉

孝公與狄終始

小白興霸天下賴之聖人許焉以其當狄人暴強之時而能糾協諸侯摧強暴之鋒振中國之氣是可嘉也自孝公起狄之禍甗之役求救於狄且與之結盟僖十八年

狄救齊二十年盟自後狄恃其功侵犯不已僖三十年三十三年文四年九年十一年宣三年赤狄四年狄盖夷狄不可與之共功與之共功則終受其禍孝公即不能攘之却之以絕先君之烈復啟其貪惏貽患子孫使霸業不能競惜哉

昭公名潘僖二十八年立文十四年卒

晉文公事見二霸例齊事見魯公例

懿公名商人文十四年立十八年齊人殺之

按左氏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小白之子昭公弟也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商人弒舍而立其兄元元弗受及商人自立元不順其政後五年齊邴歜之父弒商人齊人立公子元經曰齊人弒其君商人稱商人者以見商人簒弒自立國人不與也夫齊自小白之沒歴孝至懿凡三君或以戰伐立或以簒弒立皆起於小白之沒不正故互相攘奪不勝其禍然昭公之時

商人驟施聚士逆意已萌而公不早圖之養就其惡卒至殞斃則昭公之死蓋亦自取之也嗚呼商人弑君攘國逞志於齊自謂長有封土無敢睥睨者然而數年間見殞僕乘身位兩亡蓋善好還事每若此悲夫說者謂晉主盟中國諸侯之所倚仗也齊國之亂兩君被殺魯未嘗求救於晉晉亦莫之救何耶蓋當是時晉靈當國昏暗不君自不免於趙穿之難安能救恤他國以振盟主之威哉

惠公名元宣元年立十年卒

與莒國終始

惠公在位十年事鮮繫於他國惟魯以娶婦取田交際為多已見齊魯例文十年書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崔氏亂齊事始於此禍雖起於惠公而崔氏之出惠公已沒亦移之於齊大夫例惟齊伐莒自惠公後屢見於經遂次其事而論之考之春秋曹滕邾莒以下皆小國也然各有係屬邾係魯許係鄭曹係宋其所以被伐者不過

其奉事之國也惟齊與莒亦然按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蓋莒魯又同信好至宣公始加侵伐故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伐莒自是魯無讐莒之文而齊每加兵於莒矣故十三年齊師伐莒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二十四年齊崔氏伐莒昭十九年齊高發伐莒二十二年齊侯伐莒蓋次宣至昭伐莒者六雖宣十七年馬陵之盟服晉以結盟好而終不免齊之侵伐蓋其壤地相接齊之強盛足以控其喉襟也然

齊自僖至懿更歷數君非不逞威小國而經無伐莒之文至惠公始云者蓋齊魯交結久矣而莒魯之好前此未嘗替也魯既事齊則齊故重於侵莒至是魯公平莒及郯莒人不從其請兩國之好始相攜貳魯既連齊以伐莒則齊秉魯之意稱兵於莒者勢使然也雖然使齊能懷柔小國終始不變聚向之役以大義規魯使其無禍於莒降心相從則惠公之德亦美矣哉

頃公 名无野宣十年立成九年卒

齊晉相雄久矣景公紹晉霸業未衰而齊至頃公國勢
浸弱魯衛諸君皆附晉背齊敢從晉以征伐也故宣十
七年晉侯為斷道之盟使郤克請會於齊齊使婦人觀
而笑之克怒誓欲報齊使欒京廬待命於齊而歸自是
伐齊之役鞌之戰皆郤克主事此齊晉交惡之由也故
十二年書晉侯衛世子臧伐齊成二年魯四大夫合四
國伐齊齊師敗績衛以附晉為斷道之盟故成二年衛
孫良夫戰齊於新築魯亦附晉取汶陽之田故是年四

大夫戰于鞌蓋是時諸侯從晉齊師益寡故敗鞌之後遣使請盟晉侯許之自是終成之世齊不復加兵於魯則其懼晉可知矣噫齊霸之衰其基於此乎

靈公 名環成九年立襄十九年卒

齊自晉重耳沒罕從晉好至頃公時鞌之戰敗于郤克請盟袁婁遂聽命於晉自成五年蟲牢之盟至襄十四年伐秦之役凡盟會征伐從晉者二十八年其間盟者九成五年蟲牢七年馬陵九年蒲襄三年雞澤九年戲

十一年亳城北凡九會同者六成十五年鍾離襄五年戚八年邢邱十六年沙隨襄十一年蕭魚十四年向同伐者十一成八年伐郯十六年伐鄭十三年伐秦十六年伐鄭襄九年十年十一年伐鄭十四年伐秦又伐鄭同救者二成七年救陳鄭襄三年救鄭城者一襄二年虎牢皆附從盟主以正中夏卻強楚也及襄十五年晉悼即位平公嗣立齊侯乘間復叛屢與魯仇故四年之間侵伐魯鄙者凡六蓋魯背齊事晉齊蓄憾已久賴景

公一戰兵威足以折之而厲公悼公或以威强或以德義皆能制齊而魯賴以無恐一旦乘悼公之亡遂憾於魯矣平公憤齊之横欲總前烈以撫諸侯是以襄十八年合十二國之師同圍齊十九年率諸侯為祝柯之盟是時晉雖强而齊猶未服故衛孫林父晉士匄復帥師以侵伐之逮靈公卒莊公光立齊始服從晉矣然方齊未叛晉之初其聽命於會者自虛打之盟以後或崔杼或世子光或齊人皆不書齊侯何也按世家靈公十年

晉悼伐齊齊令世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公子光爲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于鍾離盖當時世子光在晉故晉合諸侯皆光攝齊事光既在晉齊無監國則靈公不敢親往宜矣是以或遣崔杼或遣齊人間見於經也嗚呼齊國之强不逮晉久矣爲靈公者能崇德義修政刑使諸侯服從以勝晉則可不然則事之可也既不能强又不能弱而乗間抵釁乍叛乍服自取危辱亦謬矣哉

莊公名光襄二十年立二十五年崔杼弑之

莊公鑒靈公之失畏晉見伐即位之初首從晉盟故襄
二十年澶淵之盟二十一年商任之會二十二年沙隨
之會齊皆與焉及晉有欒盈之禍莊公於是伐衛伐晉
既讐與國又虐盟主復失晉國之好故魯仲孫羯帥師
侵齊以為晉之犄角蓋方莊公初立國有子牙高厚之
難懼晉來問侵伐不勝其患故勉從盟好以紓目前之
禍及國難畧平於是因晉之隙敢肆傲侮而復賈怨於
晉矣按左氏莊公為勇爵以登勇士作先驅之屬以任

武功故晏平仲數之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用是知莊公崇尚武力不修禮義故結怨大國魯莫之恤殊不知國勢已頹諸侯離叛非可以力爭也然莊公雖逞志於晉卒不能成尺寸之功身沒之後子孫不免屈膝受盟脅制强國則侵伐之事果何所恃哉

按世家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戎姬生子牙姬嬖請牙為太子公許之遂徙光於東垂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即位

殺子牙崔杼殺高厚此崔杼立莊公之實也按左氏崔杼娶棠公妻莊公通焉崔子怒又以其間伐晉也欲弒公以說於晉莒子朝齊公享之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崔子遂弒公此弒莊公之實也夫崔氏弒君傾國其惡固不容誅然方靈公之嬖戎姬欲立子牙崔子能明大義迎公於外立以為君其始非不正也而莊公淫亂不道乃通其室家卒致殞身失位蒙不朽之恥非其自取之歟雖然齊十四君其被弒者五無知弒諸兒商人

弑舍郈歜閻職弑商人崔杼弑光陳乞弑荼其禍皆起於當時之君溺愛寵私定嗣不正故後世子孫攘國竊位互相殄滅為患有不可勝言者夫以小白之賢於此且猶失之而況於庸君乎然則有國家者立嫡定嗣不可不戒也

景公名杵臼襄二十六年立哀五年卒

齊晉兩國相為强弱晉强則齊同諸侯以附晉晉弱則齊合諸侯以自强若魯衛鄭諸國則眂齊晉盛衰而為

向背者也攷之春秋自襄二十九年至定七年則晉之勢未弱於齊自是以後晉國既弱故齊以易晉而敢與抗衡夫何故以齊從叛及魯衛鄭三國之向背而知之按襄二十九年城杞之役三十年澶淵之會昭元年虢之會十一年厥慭之會十三年平邱之會二十六年鄟陵之盟三十一年城周之役定四年召陵之會皐鼬之盟七年殺之會皆晉主會而齊與諸侯與焉則知晉勢未弱齊未敢叛晉諸侯亦未敢遽趨齊也至定七年則

魯衛鄭三國類皆舍晉適齊　故衛自是年齊執其行人侵之遂與晉侯盟于沙牵又會遽蒢哀元年齊衛伐晉三年圍戚例皆叛晉與齊衛謀而終伐之也　魯自齊莊時仲孫羯侵齊之後與齊為讐故崔杼伐北鄙逮景公立昭七年暨齊平叔孫婼如齊涖盟仲孫貜如齊其後魯昭為季氏所逐二十五年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取鄆以居公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兩如齊二十九年又唁公葢齊近魯境故昭公投身於齊仗

齊以復國也至定公七年齊與衛盟相結以圖晉圖晉則亦讐魯故是年齊國夏伐我西鄙公兩侵齊齊國夏又伐我十年始及齊平為夾谷之會齊人歸鄆讙龜陰田十二年公會齊侯盟于黃十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終景公之世齊魯衛皆平而始無攜貳也　鄭自定四年召陵之會皐鼬之盟晉會齊諸侯交好至定六年晉使魯討鄭之伐胥靡胥靡周地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故晉使魯討之　魯於是為晉侵鄭鄭畏魯之患故明

年盟齊侯于𨠰蓋欲結齊以禦之也八年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是年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蓋是時衛鄭皆附齊仇晉故晉侯侵鄭則必侵衛而衛鄭交盟欲一心以固齊好也自定十年齊魯交平之後叔孫州仇如齊明年遂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則魯非特與齊好而鄭之怨亦解矣十四年衛公叔戍北宮結皆來奔是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則魯亦非特與鄭好而衛之怨亦解矣大抵自定公以來魯則附晉以背齊衛鄭則附齊

以讐晉齊會晉則與魯平魯平則鄭衛亦平矣雖然齊晉爭强自前已然而齊未嘗得衛鄭也至是始從齊者蓋由哀定之間頃定當國晉坐六卿之難國勢愈微故景公得以侵權也嗚呼晉雖剖分六卿霸業倒地不可支吾然以景公於齊好宮室聚犬馬窮奢極侈厚賦重刑總攬衆惡無片善之可求處國若此又安能伐晉主盟雄長諸侯哉宜其身没之後傳祚不久而成子得政也

齊燕終始

燕自穆侯按春秋至宣侯當桓十二年及十三年稱人見經自後至百餘年絶不復書逮襄二十九年燕高止出奔北燕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六年齊侯伐北燕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事始復見按孟子載齊人伐燕與經所書前後戰伐奔納之事多為齊國以其地考之則燕僻居北垂連壤戎狄故不與諸侯通而經特書北燕以見其遠且罕見故異之也惟齊受封山東距燕

甚遠而事每相接何哉蓋景公之夫人實燕姬也則齊與燕乃婚姻之國宜其急難相救雖遠必赴此景公時奔納之事所以四見於經也按左氏襄二十九年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以好事為功且專故難及之昭三年北燕奔齊左氏謂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奔齊罪之也蓋寵其私嬖而受制臣下至於出奔其惡可知矣燕伯既適齊

是以六年齊侯伐北燕以納之左氏謂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齊侯為是不克納故十二年高偃復帥師納之于唐左氏謂因其衆也夫齊侯之納燕伯禮也春秋之法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溺寵私嬖不能撫綏其臣固不君矣然為大夫者安得犯義奸分脅制人主而使播越於外哉然則齊侯納之誠有得於春秋之法而晏子之言殆非所以戒後世也

悼公名陽生哀七年立十年卒

按左氏幷齊世家景公太子未冠而卒庶子荼嬖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逐羣公子於萊景公卒荼立為安孺子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異母弟陽生奔魯陳乞偽事高國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乃殺高昭子使召陽生盟諸大夫而立之是為悼公使朱毛殺安孺子於幕下此悼公即位之實也當悼公時晉已衰弱不能有

諸侯而齊與鄭衛自景公時已相結好齊以晉不足畏而魯可陵也故哀公八年鮑牧伐魯取讙及闡按悼公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魯弗敢與悼公怒故伐取魯之二邑逆季姬而嬖於公故公復歸魯二邑然則悼之不君甚矣以婦人而取魯邑又以婦人而歸之寵嬖私昵不顧禮義則魯雖陽受其邑而陰實有窺齊矣故十年背齊從吳而會吳伐齊齊人畏吳之强欲解國難遂弒悼公以說於

吳故經於伐齊之後繼書陽生之卒盖以其驕淫不君則内外離心宜致難也晉趙鞅乗齊之亂帥師侵齊則齊晉至此盖并弱矣以堂堂之晉前此齊所服從奔走盟會而不敢後今不感齊侯於未亡之前乃乗其喪而侵之則晉之衰微殆反出齊下中國之所畏懼者惟強吳而已是所以為春秋之末流也

簡公名壬哀十一年立未卒而春秋終

按世家悼公卒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簡公元年

忿魯連吳見伐使國書帥師伐魯是年公會吳伐齊齊
以吳兩見伐欲與吳爭魯而齊不能敵吳也故吳魯伐
齊之後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國書自
是而齊之兵威掃地矣故終春秋不復見經天下所知
者惟一強吳而齊晉蔑然不得主盟中夏蓋晉雖削弱
苟齊侯能修其德政出諸侯以遠紹小白之烈使中國
有所倚仗不至于靡然從夷則禮義之柄猶有所持也
今晉齊俱弱而強吳方霸中國淪胥逮此而盡此聖人

所以絕筆也

齊大夫

齊大夫見經者十有八人高氏八人國氏五人仲孫崔杼慶封欒施陳乞皆以見經按左氏傳僖十二年管仲平戎于王王享以上卿之禮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二守國高在則高氏皆天子之所命為齊上卿者也攷其族類書於經者最盛於諸臣高傒以莊二十二年名載春秋閔二年書高子即高傒也其後有高固無咎

辱止偃發張凡七人皆高傒之族也國歸父以僖三十
二年來聘書其後國左弱夏書皆歸父之族也仲孫蓋
公族大夫魯仲孫蔑之稱是也然仲孫高子崔氏皆不
以名書褒貶之意義各有在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魯
難書曰仲孫嘉之也蓋是時魯有慶父之難仲孫能敦
睦鄰好遠來勤恤雖非君命而義有可嘉故特不書名
二年齊高子來盟杜謂齊侯使來平魯僖公新立因遂
結盟故不稱使蓋是時閔公被弒慶父出奔成季立僖

僖非正子高子結盟于魯以定僖公之位則其援魯之功大矣故亦不書名至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左氏謂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及惠公卒而逐之奔衛故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不然春秋書氏者所以譏世卿若尹氏卒之義是也崔氏世為齊卿專恣尤甚終致弒君之惡故聖人因其出奔首起其義以戒天下後世之寵世臣者其禍必至於僭亂也若夫無知子糾商人陽生皆公子也無知子糾末至為

君故稱人殺之商人陽生皆即君位故於弑與卒皆以君禮書之至襄三年終十一年世子光凡五見於經按禮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當其國之上卿故經凡書世子皆在子男之下國卿之上者此其義也雖然考齊之大夫善惡輕重繫於國政者其先後終始可按經而言也請以次而論之齊自隱三年入春秋至莊之二十一年皆不稱卿之名氏蓋是時諸侯擅政大夫未專也自宣成以來大夫稍侵君權故盟會侵

伐類專其任而弑君出奔之事始見於經在惠公時高固不因君命來魯逆子叔姬又與子叔姬來至惠公卒崔氏奔衛則大夫之亂蓋起於此至頃公時高固專會於無婁靈公時國佐出與諸侯盟伐高無咎出會大夫崔杼三與諸侯盟會是皆大夫之專也終之無咎奔莒國佐高厚是殺而崔氏竟氏弑莊公蓋其專權自恣始不能禁故其禍亂相尋而作也景公繼莊公即位享國雖久而大夫奔亡他國尤多於前襄二十八年慶封奔

魯二十九年高止奔北燕昭十年欒施奔魯哀六年國夏高張奔魯考其所致之由類以攘竊國柄市威弄權至其甚也不能相容自取寵辱在大夫固有罪矣而人君養成至此是又可重責也馴致末流悼簡之間陳乞弑君立君皆出其手則其悖亂為甚是以終二君之世爵不書經蓋其國勢頽委君弱臣强國事之所倚仗者有臣而無君矣譬猶中人之家門内乏主上下無制而强奴悍婢傲然自恣驕蹇之氣陵轢乳稚而不恤也嗚

呼王制亡而春秋作春秋衰而戰國興觀定哀之間天
下之俗將流入縱横以亂從亂又非特春秋所書而已
也此孔子所以傷之而絕筆

春秋比事卷七

春秋比事卷八

宋 沈棐 撰

宋

世家

按世家宋出於微子之後微子紂之庶兄周公輔成王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國于宋自微子至武公凡傳十三君與魯衛相接武公生女為魯衛夫人生桓公卒子宣公立宣公太子與夷宣

公病孫其弟和和三遜而受之宣公卒和立是為穆公
穆公即位於惠四十二年見春秋二年而卒自穆公至
景公頭曼亦十三君合二百四十二年今考其事終始
次諸公而論之

穆公 名和惠四十二年立隱三年卒

定嗣立君王制之所甚嚴也義不可立而以愛立之未
有不産亂也觀宋宣之事可見矣初宣公謂穆公曰吾
愛與夷不若愛汝汝盍為君宣公死穆公立及穆公疾

召孔父而屬宣公之子與夷為君是為殤公公使已子馮出居鄭以避殤公即位公子馮在鄭鄭欲納之時衛州吁初立將修怨于鄭使告於宋而伐鄭宋人許之故宋鄭交怨連兵數年至桓二年宋督弑與夷及孔父左氏謂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督因作亂殺孔父而弑殤公召馮于鄭而立之是謂莊公而公羊傳謂莊公馮弑與夷與左傳所載不同左氏取宣公為知人公羊罪宣公為起禍左氏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立穆公

其子饗之公羊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折衷二傳則公羊之說為近理夫傳嗣以正不以恩古今通義也昔吳國諸樊欲遜國季札札不受以次受餘祭餘昧而立之及昧當國而卒札逃去國人立昧之子王僚諸樊之子光以其立僚而追父之位遂與專諸刺王僚葢使諸樊不遜季札則無光之害吳之禍實起諸樊耳與夷無罪宣公為義當立之也而溺於私愛遂廢大義而立穆公是致穆公報兄之德逐其子而立與夷卒

有子馮之難其與諸樊之事均也公羊謂宋之禍起於宣公諒矣然則有國家寵孽以貽子孫之患固不可要名過義而召國亂為春秋之罪人也

殤公 名與夷隱四年立桓二年卒

殤公在位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卒致宋督之禍觀其連結齊魯衛陳蔡五國勤兵于鄭意在雄長諸侯阻兵為强使諸國莫敢抗也然無德而威反以賈禍非惟鄭不畏服稱兵報怨而齊魯二君疾其暴横亦接兵境上

共憤而攻之攷之經自公子馮奔鄭衛州吁欲修怨於
鄭告宋伐之故宋鄭交怨連兵十餘年經書隱四年宋
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帥師會四國又伐鄭五年鄭
連邾報伐是年宋復伐鄭圍長葛十年翬帥師會齊鄭
伐宋宋衛人入鄭報之宋蔡衛伐戴鄭伯伐取之此宋
與鄭交怨之迹也魯自穆公時盟于宿遂與宋交好至
隱四年殤公立遇于清以尋宿之盟是年翬會伐鄭六
年鄭與魯平以祊歸魯魯始背宋親鄭故十年翬會鄭

伐宋公敗宋師于管取郜與防此宋與魯仇好之迹也
衛自隱二年鄭人伐衛有怨於鄭故四年兩同宋伐鄭
八年遇宋公于垂盟于瓦屋十年同入鄭伐戴此宋衛
交好之迹也至齊則自隱八年與宋盟瓦屋十年背宋
之盟與魯鄭伐之訖宋莊公始及宋平陳隱四年同宋
伐鄭蔡止隱四年同宋伐鄭十年同伐戴他無宋仇好
之事此宋與三國交結之迹也蓋以子馮居國故與宋
殤終始不和衛以州吁當國之時結宋以仇鄭其後州

吁雖沒宋終不與鄭好以敗衛盟故止殤公之世宋衛兩國絕無嫌隙唯魯始連宋以讐鄭及鄭人來輸平歸祊之後乃好鄭而賣宋以為讐矣至齊則以威强自恃初無畏宋之心宋公雖盟以結之而隨以見伐若陳蔡則北宋為弱故有同伐之好而無交伐之事凡此諸國皆攷之經傳其從背之實如此嗟乎暴惡如州吁天下之所切齒而殤公終始與之結好至鄭同姓之國與宋為親而連歲侵伐曾不少悔好其所當讐讐其所當好

其無恥不義亦甚矣然則見伐於齊魯見殺於國人宜哉

莊公名馮桓三年立十一年見春秋莊三年卒

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臣子也宋督弒一國君殺一賢臣莊公即位義當首誅桀逆以為亂賊之戒既不能然方且恩其召立用為股肱此為督之罪無以異矣而魯齊諸國取其重賂不能誅討而反平之故經書以成宋亂盖非特重貶莊公亦所以罪

諸侯也然莊公初立鑒殤公好兵之禍卒致殞斃故自桓三年紹祚至于十年經無宋事及其暴心一縱復蹈前轍遂連諸侯再與鄭仇故桓十一年以雍氏之故誘鄭祭仲而立之欲逐忽以立突夫忽當立突不當立而莊公乃欲傾人之國逐嫡立庶其惡可知也魯桓公念宋鄭之怨欲平兩國而莊公不許故十二年魯鄭伐宋而戰之十三年又與宋戰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左氏謂報宋之戰十五年宋以蔡衛伐鄭左氏謂納厲

公十六年公會宋衛陳蔡伐鄭杜謂復納厲公蓋宋鄭兩不相下原宋公之心正欲讐鄭以快宋憤故在厲公時則以責賂而致伐在昭公時則以納突而致伐其所以連年興兵者只欲病鄭而已初無心於厲公也魯自桓十一年兩會宋公十二年之盟又兩會之蓋魯欲平宋鄭是以屢為盟會及宋不許則又連鄭以伐之十三年又會鄭以伐之及十五年鄭突奔蔡昭公復歸魯於是仇鄭好宋是年遂連宋伐鄭蓋魯以後鄭之班與忽

結怨十年嘗有郎之師前此厲公當國不與鄭仇及突出忽入遂尋舊怨故背鄭以好宋連兵以伐鄭也自是與宋堅好故十六年會宋伐鄭十七年同宋伐郳凡此皆魯鄭與宋於莊公時仇好之實也至齊衛蔡陳四國則有同好之文無相伐之事故桓十三年戰魯鄭紀之役則齊衛同之而衛於宋比齊尤親故十五年同伐鄭十六年又會伐鄭十七年伐郳衛獨與而齊不至此齊衛兩國之實也桓十四年十六年伐鄭之役則陳蔡同

之而陳於宋比蔡尤親故十五年伐鄭則陳獨與而蔡不至此陳蔡兩國之實也夫以鄭之伐宋昭公以前不過魯往會之而已諸國未嘗從也至宋伐鄭則齊衛諸國連車結軌從師于宋豈當隱桓之間而宋國強足以帥服諸侯故耶莊公即位之初雖征伐之事寂然無聞而其暴虐浸熾厥後不減於殤公其保身以終幸也昔皇武子使於周問禮嘗曰宋天子之上公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是以孔子序爵自齊以下類加

宋於諸侯之上唯隱八年瓦屋之盟序於齊先蓋以當時獨宋為公齊未強大與宋相埒至他諸侯則不可得而並也噫以宋公之爵如此之尊宋國之勢如此之強未曾得一賢君紹祀微子使後之國君皆如殤公莊公則雖爵尊國強何足恃哉

閔公名捷莊三年立十二年宋萬弒之

宋自殤公與衛交好訖莊公之世終無嫌隙會盟侵伐靡不同之及閔公立始倚齊以伐衛蓋是時齊方強盛

宋國削弱伐衛之役齊為主兵宋往從之按左氏為納惠公故有此伐夫朔與宣姜同構急子負罪出奔而齊帥諸侯以納之固已非矣宋從齊伐衛厥罪均也曁六年王師救衛不克朔入放黔牟甯跪殺左右公子而即位則齊宋諸侯拒天子之命納可罪之人其惡尤甚也夫宋與衛數世交好義非不厚當衛之亂為宋公者率諸侯奉王命以固黔牟之位使朔不得以亂衛可也今乃害教賊義與齊同惡使朔奉祀於衛而兩國盟好一

旦墜地豈諸侯相與之義哉魯自莊九年伐齊納糾與齊為仇乾時之戰敗於齊齊殺子糾復有長勺之役而齊魯交惡及宋閔即位既與齊好魯為齊故於是讐宋故十年敗齊師於勺既得志於齊遂侵宋是年齊師宋師次郎以禦魯而魯敗宋師于乘邱十一年宋為乘邱之役侵魯魯復敗宋師于鄑盖是時宋國衰弱故雖連齊之師而不能勝魯數為魯所敗也宋魯兩君既不相下故終閔之世與魯不平而宋莊之好亦廢棄矣按左

氏謂乘邱之役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宋萬以為病十二年遂殺閔公及殺仇牧又殺宋督立子游夫閔公敗先君之好結怨魯衛內無賢臣之助外無敵國之援喪民辱國無恥已甚而猶以不軌之言狎侮臣下致使懷怨蓄憤而身殞臣手宋萬之罪固所不貸抑亦閔公自取之歟

桓公 名御說莊十三年立僖九年卒

宋萬之亂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宋萬子牛猛獲

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遂立桓公桓公紹嗣值小白主霸往從盟會國事頗簡攷其從違之迹宋比諸侯服齊最多叛齊最少自莊十三年北杏之會以後宋一叛齊齊侯連陳曹魯伐之宋遂屈服故十四年鄄之會宋公復與自是以後類皆服齊終小白之霸不復背叛而在當時最為賢者故十五年再會于鄄又同伐郳是年鄭侵宋故十六年齊為宋伐鄭同盟于幽十九年與齊魯

盟又同齊伐徐二十七年同盟于幽二十八年同齊救鄭三十二年與齊遇于梁邱僖元年與齊次聶北救邢城邢又會于檉又盟于貫三年會陽谷四年會伐楚次陘又會侵陳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六年會伐鄭圍新城七年同盟于甯毋八年同盟于洮終御說之世自鄄以後於齊盟會侵伐無一不與非若許衛陳鄭乍叛乍從不終始於齊也按左氏閔公時宋大水魯莊公使往弔宋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

湯罪己而興桀紂罪人而亡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
名禮其庶乎旣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
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則御說之賢著名當世其來已
久觀其躬率諸侯服從齊霸同心協力以驅攘夷狄拯
救中夏端委晃弁儼然在諸侯之先其亦有功於霸者
歟

襄公名兹父僖九年立二十三年卒

襄公即位之初小白尚霸故從齊盟會者三九年會葵

卯十三年會鹹十五年盟牝邱邱是也及十七年小白卒襄公欲紹齊霸顯名諸侯故十八年戰齊師以示義十九年執滕子以示威夏盟曹南以服曹邾鄫子後曹南之盟于邾遂使邾人執而用之秋又圍曹以討其貳則襄公急於定霸殘虐諸侯蓋如此其甚也夫施虐於弱小之國則其強易逞而遇強則折矣襄公不度德量力憑此暴氣至二十一年敢邀齊楚而主盟之是年秋親合楚子陳蔡鄭許曹六國同盟于盂其意求霸莫如服楚

吾能長楚則霸業成矣然楚勢十倍於宋謂宋能屈楚非愚則誣故為會未幾襄公遂為楚所執雖見釋於薄盟然其屈辱猶有甚於滕子也滕子微弱不數於諸侯則見執於宋猶未足為中國恥今宋公以先代之後天子之上公而執於楚是非特玆父之深恥實中國之大辱也襄公於是發憤於一戰故二十二年連衛許滕伐鄭以先病楚之與國至冬又侵其楚之微者戰于泓竟敗以死不能一奮或者傷襄公之志期翌戴之功經營

中夏俾不陷於荆楚而志不克就國挫身殞徒長楚人之殘暴是可憫也然以春秋之法責之罪不在楚而在宋夫人操十金之産者不敢覬百金之資操百金之産者不敢覬千金之資盖利有所止而力之小者不可圖大也襄公無小白之德而苟求大功其敗亡固宜又何憾焉原襄公之始以十八年戰齊師而敗之妄意兵威可以陵轢諸侯謂莫吾若也故肆行暴虐不恤禮義求長楚人以至憂殞盍亦反而思之而規摹小白之為乎

小白之霸也諸侯不服不過伐之甚則執其臣耳今則執滕子嬰齊用鄫子其威制諸侯不亦異乎齊自北杏之會糾合諸侯者二十五年諸侯奔走其命者十四國僅能伐楚而盟之今曹南之盟從宋者惟曹邾二小國大夫伐鄭之役從宋者惟衛許滕三國而猥欲服楚于泓之戰其懷從諸侯不亦異乎小白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救國五城國三伐國九侵陳一招攜撫貳救急災可謂至矣今戰甗盟曹南圍曹皆一而止則其

撫柔之功又不逮小白遠矣由是觀之不鑒小白之所為而欲比肩其功是猶適燕而南轅終不可至必頓斃而後已也然則如襄公者誠圖霸之覆轍矣

宋襄公仇曹

襄公病曹者二僖十五年宋人伐曹十九年宋人圍曹是也夫以襄公始紹齊霸伐齊之役曹南之盟而從宋者惟曹邾二國而已若陳鄭則一於附楚蔑然不忘至曾與齊又視宋楚勝敗以為向背而襄公無可勝之理蓋

已絶義於宋衛雖與伐齊之役而曹南之盟又復不來則其待宋已可見矣為襄公者盖亦增修於德善遇曹伯以親諸侯可也而專事威强殘蔑小國欲以力爭不亦難乎昔鄭朝桓王桓王不禮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恐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襄公欲霸中國而伐曹為威將以致諸侯之服宜乎身敗國辱而莫之振也

成公名王臣僖二十四年立文七年卒

自襄公敗於楚宋力不振成公踐祚無霸主之威糾率諸侯同心協力一洗前恥強楚愈橫興師病宋當時齊魯諸君靡然從之莫有攖其鋒者而宋之被患於時為甚故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二十七年楚人陳人鄭人蔡人圍宋宋既患楚不能為敵於是脅制於楚屈膝受盟故圍宋諸侯遂盟于宋則宋之服楚也及晉文興霸侵曹伐衛執曹伯畀宋人城濮之戰楚師大敗宋於是始得棄楚即晉從中國之盟會故踐土之盟溫之會

翟泉之盟宋皆與焉而終成公之世無楚患者有晉文以為倚重也其後重耳雖歿宋猶得從晉以盟伐故二年盟垂隴伐秦文三年伐沈皆晉為主而宋輔之則宋强過於襄公之時遠矣嗚呼自齊小白亡中國無霸楚之為患不可勝救襄公雖有意服楚而終致敗辱為天下笑儻非晉文興起厲其兵威以折之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為夷哉然則二霸之功誠有補於春秋矣

昭公 名杵臼文八年立十六年宋人弑之

宋十二君其驕淫不道莫甚於昭公攷其在位國中之亂凡三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一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二也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三也三者之禍皆起於公族之爭權而實昭公致之何哉

按左氏載文七年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諫不從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夫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古今天下未有維持國家而去其宗族者況戴武桓莊公族盤結於國牢不可破昭公

即位不能親睦之而欲驟加翦乂則其致亂必矣八年戴宋襄夫人昭公之嫡祖母也而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昭公之黨公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夫人雖不賢然昭公當念祖父之恩而奉事之可也乃倨傲鮮腆以悖其祖母遂致夫人銜怨積恨因戴氏之族誅鋤黨與為亂於國雖曰夫人之罪是亦昭公不孝有以致之而已十六年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昭

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昭公將田孟諸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夫以諸侯之尊據有一國當修德愛民使國人推戴而願臣之可也今使宋國之人奉其公子因夫人以賊公則昭之不道抑又可知矣嗚呼宋自襄公敗楚屈辱已甚成公倚霸而立僅能國耳而其後嗣邦人厭之若此則何以紹嗣徵子光昭先君之烈哉宜乎子哀恥食其粟而出奔也

文公名鮑文十七年立成二年卒

鮑以柔嫚之容得寵於襄夫人乘昭無道國人奉而立之弑君攘國雖非鮑親為之而乘間自立曾無退避之意與蹈其惡無異也是年晉衛陳鄭伐宋討宋之亂然卒不克討乃定文公而還則四國之大夫其惡可知矣故春秋皆貶而人之罪其成宋之亂也自是晉與宋好宣元年因鄭連楚侵宋與陳衛曹三國會晉師于棐林伐鄭七年會晉盟于黑壤九年會于扈十年會伐鄭十

二年盟于清邱終宋文之世晉之盟會侵伐無一不與也鄭自文十七年連晉伐宋至宣元年又與楚侵之故是年宋從晉兩加兵於鄭二年鄭歸生及宋華元戰于大棘宋敗獲華元自是宋鄭兩國仇怨愈深及三年鄭靈公弒襄公立始及晉平晉鄭既和則宋怨亦解故七年黑壤之盟九年扈之盟宋鄭皆同至十年鄭背晉即楚宋始從晉以伐之而復與鄭伯仇矣楚自晉重耳沒歷文及成不敢病宋至宣十二年邲之戰晉景公敗績

於楚晉弱楚強驕暴復横成十三年始伐宋十四年圍宋十五年魯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遂及楚平自重耳之霸至此宋始服楚焉盖宋之所以禦楚者以晉而已晉既敗於楚師委靡不振則宋受制於楚屈膝於楚勢必然也凡此皆晉鄭楚三國與宋仇好止文公時載於經者如此夫自成公以來事晉最固叛晉最少其得晉之功重矣至邲之敗晉霸雖微而景公之為君亦非庸謬不道者也使宋文能厚結晉援糾合諸侯併力攻楚

亦未必不勝何至俛首夷狄長其驕氣而貽患後人哉

宋文之不君蓋不足貸云

共公名固成二年立十五年卒

自文公鮑及楚平連歲附楚洎共公繼位之初首與楚人會盟于蜀成二年當時中國諸侯惟晉不與齊曾以下靡然而從則晉楚之勢强弱可知也及三年晉合諸侯伐鄭鄭服於晉晉霸稍强宋於是始得背楚歸晉復同盟會故五年蟲牢之盟六年馬陵之盟九年蒲之盟

十年伐鄭之役十三年伐秦之役十五年戚之盟皆晉
為主而齊宋附之非宋敢叛楚也晉足以制楚故也自
是以後晉楚爭鄭屢盟屢伐雖鄭有反覆而宋則純於
附晉不敢向楚矣然共公於晉雖數與盟會無侵伐之
事至於魯衛則或遣使以交聘或稱兵以相仇和好之
情不能終始攷之經傳有可言者魯自成四年宋公使
華元來聘以通嗣五年魯使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之聘
皆未嘗有侵伐也至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始棄好交惡按左氏謂二子侵宋出於晉之怒
宋者以其辭會也辭會之事不見於經左氏以宣元年
宋楚平後華元使公子圍龜為質于楚五年圍龜還宋
怨華元使巳代質欲攻華元共公殺之其蟲牢之盟諸
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晉以宋貳故
會魯伐之宋病魯晉七年再從馬陵之盟於是晉怨遂
釋亦交好如初故八年宋魯兩國始為婚契成公姊妹
穆姜之女為宋共公夫人而華元來聘公孫壽來納幣

明年伯姬歸于宋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終共公之世與魯為好也至衛則成六年孫良夫帥師侵宋已見於經而左氏謂伯宗夏陽説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竊謂不然使晉衛諸國皆有怨於宋同往侵之則春秋當書曰某人某人帥師會某人侵宋豈獨出衛孫良夫哉其魯衛兩君皆受盟於晉以晉疑宋故魯衛侵之謂二國大夫奉晉命以懼宋則可謂晉連衛侵宋則不書於經義未安也原晉屬之

意以謂吾得諸侯糾合盟會備禦强楚而蟲牢之盟宋以難辭若將攜貳吾伐之則敗盟容之則長惡是以授命魯衛伺間於宋侵以示威既可以回宋公之心又足以示晉侯之德彼不被患而已不損威此霸者之事嗚呼其遇諸侯若此則主盟中國霸業不墜亦宜哉

平公名成成十六年立昭十六年卒

平公繼共而立值蕩澤作亂殺公子肥華元魚石各竄强國始元奔晉既而歸宋石畏元之逼乃出奔楚楚以

魚石之故興師病宋故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彭城是年冬楚又連鄭侵宋宋人告難於晉悼公遂會諸侯同盟虛朾左謂謀救宋也既盟以謀之故襄元年欒黶合九國大夫圍宋彭城逐魚石寘諸晉地楚人憤之故是年公子壬夫又帥師侵宋鄭以楚故二年亦興師伐宋而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以報之此魚氏起禍晉宋楚鄭相仇之迹也夫宋附晉鄭附楚其結援已久楚病宋鄭亦病之晉病鄭宋亦病之宋自共公以

來純於附晉不復向楚故訖平公之世盟會侵伐皆從
晉命而數與楚鄭相仇自成十六年沙隨之會十七年
柯陵之盟是年兩會伐鄭十八年同盟虛朾襄元年圍
宋彭城二年侵鄭兩會于戚城虎牢三年同盟雞澤五
年同會戚同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邱九年伐鄭十
年會吳又會伐鄭十一年又會伐鄭楚以晉師連歲病
鄭欲報晉之侵故十二年公子貞帥師侵宋蓋是時晉
霸方强楚是以不敢犯晉而嫁禍於宋也宋以楚故事

晉愈堅故十四年會吳于向又會伐秦又會于戚十六年會溴梁又伐許十六年同圍齊十九年盟祝柯又盟澶淵二十一年會商任二十二年會沙隨二十四年會夷儀二十五年又會夷儀盟重邱二十六年會澶淵二十七年會宋是年大夫盟宋二十九年會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凡此三十餘年宋之從晉未嘗少有攜貳則其事晉之心可謂勤且至矣鄭自襄十一年蕭魚之會同盟中國晉楚宋鄭仇怨既平故宋亦不受

楚鄭之患而經無侵伐之文然鄭之服晉也以悼公之
強而不敢爭楚之同盟也以平公之弱而晉不敢伉陵
夷至昭四年申之會楚子為主而宋世子佐與焉盖是
時晉勢愈弱楚勢愈強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已在楚
而宋鄭諸君事楚如事晉矣夫當晉悼時楚雖間侵宋
國而宋力於附晉敢以伉楚以晉之強為可恃也今晉
平微弱不能有宋使宋不遣世子從楚靈之會則當先
諸侯而受禍矣是以申之會齊衞諸君未肯遽從而宋

世子先至也嗚呼赫赫之晉既不足以敵楚宋靡然從之則楚之暴橫日熾中國諸侯其誰與爭乎昭公之後盟會日疎不逮於曩昔也

平元景三公與魯交好稠畧 平公殺世子附

魯自宣公八年穆姜之女配宋共公與宋為好故歷平元景三公春秋之世宋魯兩國有聘好之文無侵伐之事在平時襄十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及向戌盟于劉十九年季孫宿如宋三十年伯姬卒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即穆姜女昭十一年平公卒叔弓如宋會葬十二年元
公初立使華定聘魯以通舊好二十五年叔孫婼如宋
以報之及景公時雖嘗與魯合諸侯會盟至於聘好之
事蔑然不講盖始以伯姬姻好禮文稠密至是伯姬之
卒歷年既久故恩意亦衰不逮於前也經書殺世子二
晉獻公殺申生宋平公殺痤是也稱君殺者甚之也稱
世子者世子君之貳不可殺也申生以驪姬之孽痤以
伊戾之誣皆死於無罪而二君不恤父子之親國統之

鄭重輕受譖愬忍寘之死其惡甚矣故聖人顯書其爵以戒後世昏闇之君寵倖讒佞戕乂國本如二公者

元公名佐昭十一年立二十五年卒

元公紹宋值晉昭之世晉霸衰弱盟會侵伐罕見於經昭公即位欲復興會盟以親諸侯故昭十一年厥憖之會十三年平邱之盟宋之君臣皆與諸侯聽命于晉然方是時諸侯攜貳已久而晉昭不德驟欲糾合同盟昭嗣先業其何以使之懷服哉故自盟平邱之後中國無

盟會者十二年至昭二十五年頃公繼立欲修大義以令天下始復會于黄父謀定子朝之難是以終元公之世十五年間與晉盟會惟此三者而已然自昭四年申之會以後楚强晉弱則當元公時楚宜連鄭伐宋以病中國經無伐宋之文非楚有畏於晉宋也盖以强吳横出楚方患之恐恐然備禦之不暇奚暇逞志於宋也然元公雖免外難而華向氏之族盤結於内不可禁制左云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故華亥殺羣公子拘向

勝向行於其廪公請弗許遂刼公太子欒等以為質公亦取華向之子與華氏盟以為質後公攻華氏殺向之質向氏奔陳公與華費遂謀逐華貙貙因華向入合之遂以南里叛夫華向二族自昭公以來至於元公更歷數世專制宋政根盤節錯牢不可解元公無撫循之愛威制之術而一旦惡其盛强謀欲去之是激其亂也宜乎出奔入叛以禍宋國更數年而始定非特公族之罪實元公召之也

景公名欒昭二十六年立未卒而春秋終

景公終春秋三十五年外無强霸內有叛臣內外交亂莫此為甚攷其行事始從晉次結齊又其次交兵于鄭逞志于曹皆倚大陵小以苟一時之利而國內多虞權臣叛亂莫之能制請按其實以言之昭二十七年會于扈三十二年城成周定四年會名陵侵楚皆從晉命同其會伐蓋是時晉雖衰微猶能糾合諸侯勤王室謀强楚故宋尚或從之自後六卿專晉禍難日熾不復主盟

諸侯故景公於是專而從齊定十四年會齊侯于洮時齊宋方好未有怨也及是年衛世子奔宋明年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哀元年齊衛伐晉晉既怨衛明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明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夫衛逐蒯聵而宋受之晉納蒯聵而齊衛拒之則宋有背於齊衛矣齊以衛故銜怨於宋故哀五年齊侯伐宋宋之弱不能報伐於齊而陵虐小國數爲曹患自哀三年六年宋兩伐曹七年宋人圍曹八年入曹以

曹伯陽歸夫曹與宋非有重讐宋既伐其國又刼其君
其殘暴不仁盖亦甚矣至鄭與宋則恃晉楚更衷中國
無霸擅相稱兵以快私憤彼伐之此報之終春秋見經
者凡七定十五年鄭伐宋哀七年宋侵鄭九年宋皇瑗
帥師取鄭師于雍邱宋公伐鄭十年宋又伐鄭十二年
宋向巢帥師伐鄭十三年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終
於景公宋鄭兩國未嘗一歲息兵也然宋能病曹仇鄭
而不能自制其國使公族之親亂而出奔奔而入叛若

無君之國焉故定十年經書宋公子地出奔陳公弟辰曁仲佗石彄出奔陳十一年公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十四年公弟辰自蕭來奔左謂寵向魋故也初公子地嬖富獵分其室與之公嬖魋取公子地白馬以與之地怒扶之遂出奔陳辰始說地以出奔意公必止地及地亡而公弗止故辰及佗彄亦出奔陳明年四人入叛樂大心亦從之而辰復奔魯夫宋公寵魋不義之臣致怨於公族以召禍

亂其何以為國哉嗚呼微子之祚至此其衰極矣

宋大夫

宋大夫見經者三十人公子地公弟辰皆元公之子也其公族之盛者唯華氏其次樂氏仲氏華氏九人督耦元弱閱臣定合比亥是也樂氏三人大心祁黎髠是也向氏三人戌寧巢是也仲氏二人仲幾仲佗是也獨見經者九人孔父萬仇牧子哀公孫壽山魚石石彄皇瑗是也惟司馬司城不書名氏杜云司馬公子卬司城蕩意

諸而左謂書其官盖貴之也樂氏黄氏華氏皆出於戴公之族向氏魚氏蕩氏皆出於桓公之族孔父子哀書字按公羊云孔父義形於色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弒故先攻其家而後弒殤公故聖人書字以貴之杜謂孔父内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故稱名以貶之折衷其實當從公羊之說盖伯仲父皆此也此曰孔父是書字以貴之也子哀當昭公之時能謹身避禍不食汙君之禄故亦書字以貴

之比二大夫稱字以貴之義也督萬山皆不稱族或謂督萬負弒君之惡山有罪而見殺故皆去氏以貶之是不然以為弒君者去氏則里克趙盾何為不去氏也以為有罪見殺者去氏則經以罪殺者多矣何為書其名氏哉按經未命大夫類不稱氏如魯之翬挾是也今大夫不書氏亦未命故也司馬司城特舉其官者公羊謂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謂無君之辭左謂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而出故書官以貴之至僖二十五

年書宋殺其大夫七年書宋殺其大夫不曰其氏公羊亦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也穀梁曰以在孔子祖之位尊之也又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左謂稱人衆也不稱名非其罪也先儒曰脱之也夫公羊之説失之僻穀梁之説失之私而先儒以為脱之則何名筆削之書哉是蓋非其罪故也若乃文十五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書以官且不書名者晉宋自魯僖會諸侯于溥釋宋公之後未嘗與魯通好一旦華孫結盟于魯以尋舊

好故聖人特嘉異之且不稱使也且羣公之子稱公子如公子地是也公子之子稱公孫如公孫壽是也公子之孫則以王父字為氏如蕩意諸其受氏出於公子蕩魚石出於公子子魚是也至於羣公所以治御其臣子得失載於經而可考者請以次而言之　宋自穆公入春秋終景公十四公殤公閔公禍起肘腋之間并與大夫孔父仇牧殘於督萬之手惟桓公最賢值齊之霸外内乂安權正於上大夫名氏無見經者　襄公雖受辱

強楚抱憤以死然國內無虞紀綱不失盟會侵伐之柄未付於大夫也　成公繼祚十六年而兩殺大夫經沒其名蓋不以其罪故也然則君雖弱矣而臣未至於專僭　逮夫昭公不君朝廷起禍於是殺其大夫司城子哀來奔而華孫結援與國來盟於魯經特書其官或書以字言罪不在臣而在昭公也　文公之時華元始一帥師見經自是大夫專恣駸駸不可制矣　共公即位華元始以來聘書公孫壽一以納幣書至共公沒華元

奔晉魚石奔楚宋殺大夫山變亂起於諸臣各倚强國爭權擅私則宋之國非君之有其暴横自恣失制於其臣也曾成十五年華元會諸大夫會吴於鍾離於是始有出會之文　在平公時華元會齊衛魯邾四君於是始有臣會諸侯之文未幾而魚石復入彭城借楚之援以更宋國賴晉救恤之力欒黶合元八國大夫圍彭城逐魚石故宋之禍難始平矣原其禍端所起盖自文共以來偏任華元以制國政夫任偏寵固怨讟之府也必

有出而相仇者矣是以魚石之亂自華元召之自文共致之由是華元之族日以浸盛終平公之世華元兩與戚會華閲繼合諸大夫復會於戚襄十七年華臣奔陳二十九年華定城杞昭六年華合比奔衛其横據宋國皆華氏黨也而向氏復起更與國政故襄公十五年平公使向戌來聘遂盟于魯夫以君命出聘而擅及魯盟則向氏之專恣不下於華氏也至昭元年又合晉楚大夫同盟于虢則二氏之强可知矣　陵夷至於元公不

能深鑒前弊收其威柄又復甚焉故二氏之族終為宋患昭二十年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自陳入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自宋南里出奔楚夫出奔亂也入叛逆也為人臣而敢為逆亂又非特專僭而已也向華之禍方息而樂氏之族復起樂大心以昭二十五年會諸侯大夫于黃父　至景公時樂祁犂又會大夫于扈刖樂氏專恣宋權又可知矣終於大心奔曹又其甚也亂生於兄弟之間公子地奔陳公弟辰暨仲佗石彄

亦奔陳復入于蕭以叛樂大心自曹入蕭以從叛黨而辰又自蕭來奔按左氏以為景寵向魋以致禍則景公之罪重可責也盖當大夫擅政之時不能屬任善人遠屏私昵稍正國紀以杜羣臣狂逞之心而寵向魋不義之人釁生禍起則以春秋之法責其首惡繄誰之咎哉嗚呼易戒履霜經譏世卿言人君御臣不可不蚤正也觀春秋之世莫不以人君弱於威制或怠於政機是以大阿之柄稍假於寵臣至其末流極弊則君之所以為

君惟名位僅存而權勢已陰移於下然是患非特宋也
六卿分晉三家專魯七穆擅鄭田氏盜齊若出一轍可
勝嘆哉

春秋比事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比事卷九

宋 沈棐 撰

鄭

世家

按世家鄭桓公友周宣王庶弟也宣王封於鄭百姓愛之幽王以褒后政治多邪諸侯叛之公問太史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太史對以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地居虢鄶其君貪利百姓不附公試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

也公於是徙其君於雒東而號鄶獻十邑竟國之桓公後為犬戎所殺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娶申侯女女曰武姜生太子寤生少子叔段自莊公入春秋傳國十二君合二百四十二年今攷其行事終始次諸公而論之

莊公名寤生惠二十六年立桓十一年卒

昔舜立於嚚母傲弟之間克盡孝友終全天倫之愛使母與弟烝烝不至於姦故萬世之下稱為人子為人兄

者必以舜為歸焉共姜之惡不若嚚母之殘戾段之不恭不若傲弟之難馴而莊公無帝舜之德終致母子乖離兄弟相殘緊誰之咎哉罪在莊公閑之不得其道故也蓋從父之命君子且猶不許其孝況莊公繼鄭之祚列為諸侯而制於共姜之命是誠孝乎否也舜之母非不愛其弟也舜非不欲富貴之然封象於庳處之僻小之國不及以政則象雖有圖舜之心亦何能為哉今共姜以愛段故為之請京公遂使居之馴致尾大之患逮

其釁成稱兵交攻僅乎其難則莊公之不忍於初是乃忍之至也或者罪其克段于鄢謂當緩追逸賊始得親親之道是大不然狥大義者不顧其親故周公誅管蔡以衛王室叔向尸叔魚以正邦刑聖人均有取焉段據强邑欲囘干戈以攘賊莊公則雖殺之可也况以師徒討之而不殞其身則莊公之罪不在克段明矣然罪不在於克段而聖人深貶之特書其爵罪其不戒履霜之漸也夫莊公以不逆共姜之請為小仁及寘姜于城

頡又以固守誓言為小信不知斥母殘弟之惡盖百倍於此然則若鄭莊者誠瑣瑣小人哉

莊公與齊衛宋魯陳蔡仇好終始

周室東播王綱不立諸侯肆行而莫禁故干戈仇敵盟會固黨各出私意而未嘗請於王命當是時强者附之弱者陵之同利相趨同患相䘏同好相求同惡相讐初不以禮義合也惟復不以禮義合是以仇好不常朝從夕變反覆無信莫此為甚請援鄭以質之莊公之與向

背者凡六國齊衛宋魯陳蔡是也於齊則倚其威強終始無怨於魯則始為相仇中為相好終又為齊而相攻於宋則終始而相怨於衛則始中結憾終從齊伐魯遂與釋怨脩好至陳蔡二國則力寡勢弱不與諸國等不能自為德怨姑從附於諸侯之後耳故始從宋而與鄭仇中從齊而與鄭好終從王而又與鄭仇矣　大抵鄭以蕞爾之國雖自桓公武公開國未久其失猶足以自艾然而敢與諸侯抗者蓋恃齊以為援也較鄭之力固

不能敵衛宋諸國之衆而得齊為援又有魯以助之則衛宋諸國不足畏又其甚也敢抗天子之命而世子忽有功於齊且連齊以伐魯則以憑恃强齊起禍中國開干戈之路實自鄭始然則鄭莊之罪是可責也觀隠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親兩國之好至十年因魯求成齊復會于中邱是年合三國伐宋為鄭故也冬齊人又會鄭入郕而十一年齊侯魯隠又及鄭伯入許桓二年平宋五年如紀十年戰郎鄭皆與齊同之終始無毫髪

之隙則以齊强盛故鄭堅於從附耳所謂於齊則倚其威强終始無怨者此也　衛以隱二年鄭人伐之及州吁當阻兵安忍欲修舊怨於諸侯故四年請宋陳蔡伐鄭以報伐衛之役十年宋衛入鄭旣又連蔡伐戴鄭伯憤三國之師遂因其伐戴復伐其師而取之至桓公五年衛因王有怨於鄭又從王伐之則鄭衛積憾如此之深也宜乎自是以後連兵不解未易修好數年之間郎之戰齊為鄭以伐魯衛欲厚結於齊遂與齊鄭同戰于

郎十一年復盟于惡曹以堅齊鄭之信則衛之好鄭非畏鄭之强蓋畏齊而親之爾於衛則始中結憾終從齊而好鄭者此也　宋以隱四年州吁以子馮爲請故殤公以師從之親爲主兵五年邾鄭伐宋以報四年之憾是年宋復伐鄭圍長葛而取之十年入鄭伐戴皆與鄭稱兵交惡然至桓二年鄭乃與齊魯諸國會于稷以成宋亂鄭伯之意豈能欲報怨以德平宋禍於倉卒哉蓋利其禍難欲乘釁以伐之耳逮晢以重賂求諸侯解兵

鄭亦不得獨攻之也故經書以成宋亂又取郜大鼎于宋言魯之取鼎則他國可知矣自是訖莊公世宋人厭禍不起難於鄭鄭以宋不見伐亦不敢加兵於宋故十餘年間兩國無侵伐之文然終未嘗與之修好於宋則終始相怨者此也　魯以隱四年翬帥師會宋衛諸國伐鄭六年鄭來輸平八年且以祊歸魯隱公利宋之邑則不得不修好於鄭修好則不得不致憾於宋故十年會齊鄭于中丘遂使翬會伐宋則魯至是不復與宋好

矣十一年時來之會入許之役及桓元年會于垂假許田盟于越二年會于稷皆魯鄭二國相輯睦如一無少貳也逮十年忽有功於齊而魯以周班後鄭故齊鄭來戰于郎書來戰而不書伐罪齊鄭也夫鄭伯恃忽之功挾齊之强責魯不以其過而輕棄兩世之好則罪在莊公亦明矣故經變文以譏之所謂於魯則始為宋而相仇中為祊而相好終又為齊而相攻者此也　若夫陳蔡二國則初以宋衛可依鄭不足懼故連宋衛以伐鄭

及鄭結齊魯其勢稍强故桓二年陳侯與稷之會蔡侯
修鄧之好遂與鄭伯結為與國逮五年王欲伐鄭則又
依王室以為名復從王伐之相仇如初是其終始仇好
初不出於已國故苟一時之便耳所謂不能自為德怨
而從附於諸侯之後者此也凡自齊至陳蔡六國與鄭
仇好之迹其反覆如此是無禮義以維持而求便一已
之私所以至紛然者歟嗟乎鄭莊之不君甚矣始不能
制弟之惡而兄弟至於相殘又不能定怨之位而公子

至於五爭外雖倚齊之强不見剪滅於諸侯而內制於權臣之手卒貽後禍或者稱為賢君亦何妄哉

厲公名突桓十二年立莊二十一年卒

鄭自莊公立嗣統不正鄭國之權專治祭仲及宋執祭仲求立厲公迄莊十四年厲公復立國難方定四公子之亂相尋而作二十餘年忽一出而一歸突再出而再歸子亹子儀皆以國人見弒不終其位是以詩人閔鄭之亂也曰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盖謂厲公兩立忽子亹

子儀皆一立凡五請也請攷經傳論之初祭仲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遂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是歲昭公奔衛厲公立故經書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稱人以執罪莊公也突歸之文不加貶者罪祭仲也突簒忽而立國人不與故十五年出奔蔡忽歸鄭是年厲公自

蔡入櫟據鄭别都以逼昭公魯會諸侯伐鄭謀納厲公弗克而還明年公復會伐之諸侯之事未竟至十七年高渠彌尋忽舊怨弑昭公而立其弟子亹子亹立一年為齊人所殺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是為鄭子儀子儀當歸十有四年傅瑕殺之更納厲公厲公復立鄭難始平此自桓及莊鄭公子三大夫弑君立君終始之迹也夫昭公雖罹禍難而在位不久經不書殺固宜若子儀君鄭十四年自莊四年齒於諸侯已稱鄭伯而於入

與弒經亦不書何哉蓋春秋之作以嚴君臣正名分為急不書其入與弒不與其當國也夫突簒自立義雖不正然已嘗絕君之位成君之禮則終其身為君可也方子儀之立突已在櫟櫟鄭邑也有君在國其可立乎謂突非正不當有鄭則子儀秉鄭之亂竊據君位亦非正也是以孔子於厲公之入也曰鄭伯突入于櫟於其死也曰鄭伯突卒而子儀則於二者皆沒不書意可知矣嗚呼祭仲食君之祿而不能死君之事聽宋逼脅偷生

苟免廢君立君以起禍難如婢妾賤人俛首人後見利則從無足譏者惜乎鄭莊之賢不早正國統以定大義寵任權臣委棄國柄卒使太阿倒持國祚幾絶豈非春秋之罪人哉

宋曾與鄭廢立

自莊公卒諸侯與鄭廢立之事二宋為首曾次之至齊衛陳蔡燕則徒與魯同其侵伐而已未嘗主兵也宋自桓十一年雍氏宗恃莊公之寵執祭仲始納厲公祭仲

與盟而許之故是年突歸于鄭忽出奔衛宋之力也然雍氏雖納厲公而莊公嘗執之以求賂哭未嘗德宋也故厲公之入宋鄭不和魯桓公以六年伐齊齊人餽之餼魯以周班後鄭忽常怒魯而為郎之師有怨於魯故當厲公入國之初力平宋鄭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會于闞十二年盟于穀丘會于虛又會于龜復會鄭伯盟于武父夫魯之所以平宋與鄭以厲之入宋為之平國兩平則突之位可久也為突求援於宋欲以固其位

者非為突也意在修怨於忽也宋既不受桓公之意屢
請屢辭故是年魯遂及鄭伐宋與宋戰桓公自是始好
鄭而仇宋矣明年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
及齊宋衛燕戰而敗之宋既不得鄭賂又怨鄭魯之仇
已故十四年遂以齊蔡衛陳伐鄭報宋之戰及十五年
國人不與厲公厲公奔蔡昭公復歸厲公入鄭居櫟魯
復惡昭公之入始復修好於宋連兵以病鄭故是年公
會宋衛陳于袲伐鄭洎高渠彌弒昭公立子亹魯始息

意於鄭人矣原宋魯二君之心皆非為鄭也宋以利故欲立厲公以取賂魯以怨故欲立厲公以篡忽凡二國者始則相親以相結終則相怨以相攻無非競錐刀之利肆蠭蠆之毒懷讐則欲報圖利則欲取如閭巷之乍叛乍合而已曷有仁義之心歟嗚呼自子儀立國難畧平是時齊雖未霸魯以姜氏之禍衛以惠公之難諸侯興師互相侵伐未嘗臨鄭故鄭國之事比前為少其後子儀被弑厲公初立則又值齊霸盟會侵伐皆往從之

故終厲公之世兩會于鄄鄭皆與焉雖然使鄭國諸君能復從中國倚霸自强則鄭之境土可恃以無虞矣楚雖暴横安敢彎弓而向鄭哉惜乎其昧於此也

鄭在小白時叛齊即楚

楚為鄭患自魯莊已然幾與春秋相終始也故莊十六年始書荊伐鄭夫鄭以弱小之國介乎强楚驅逐逼脅兢兢然保疆土之不暇所恃者中國霸而已中國有霸則楚不敢向鄭鄭亦不得而從楚不幸霸業不興蠻荆

暴横則鄭委身於楚惟其所命雖欲顧瞻中國不可得
已當厲公時楚勢未盛齊霸方興中國可恃而荆蠻可
郤也然鄭雖兩與齊會而會鄄之後猶間宋伐郳興師
侵宋故十六年齊衛伐鄭以服之則其不純服霸主一
以盟幽之後猶貳於齊慢而不朝故十七年齊執鄭詹
以威之則其不純服霸主二嗚呼小白圖霸之初楚勢
亦微矣鄭猶貳齊若此况其既没之後中國無霸強楚
蝺蹈十倍於前欲兾鄭之無叛不亦難乎哉

文公名捷莊二十二年立僖三十二年卒

鄭自厲公從霸至於文公踐祚以來倚齊為重歷數年間國內晏然靡有侵伐之事逮莊二十六年同盟于幽固齊好也楚以鄭從齊故明年又為伐鄭之役齊侯於是會魯宋以救之僖元年楚復伐鄭齊又會六國于檉左云謀救鄭也二年楚又侵鄭三年又伐鄭鄭以楚師比歲侵伐欲求於楚孔叔曰不可齊方勤我棄德不祥故四年鄭伯從齊伐楚然方是時齊雖主霸而楚亦盛

强鄭方伏齊為援聽命以伐楚又懼楚之不能釋憾於我也故五年首止之會鄭伯逃歸不盟盖其病楚之兵威而不敢奉齊盟也夫鄭既不能堅事齊之心捐好背盟猥趨夷虜故六年齊侯會六國伐鄭圍其新城七年又復伐之而莫之能救於是殺申侯以說於齊又使世子華交盟于寗毋猶懼齊之未平也故八年乞盟于洮復修舊好自是一於事齊莫有二心是以九年葵邱之盟十三年鹹之會十四年緣陵之役十五年牡邱之盟

十六年淮之會皆奔走奉事未嘗少懈而楚亦畏服齊霸不敢犯鄭故鄭得以靖節於盟主也逮明年小白既没中國無霸鄭患楚之蓄憤已久將修怨於其國故十九年與楚盟于齊二十一年復會于盂又盟于薄二十七年盟于宋去華即夷茍免一時之難而已然宋以二十二年合四國之師以伐鄭者宋欲圖霸而惡鄭之從楚故也鄭以楚故受伐于宋故是年冬楚及宋戰敗宋師於泓報鄭之役也曁二十八年晉文興霸城濮之戰

楚師大敗是年踐土之盟温之會皆晉主之而陳鄭諸國囷不卒從越明年翟泉之盟諸侯從晉者六國而鄭獨不至故三十年晉人圍鄭左氏謂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夫文公在位四十餘年始則援齊為强固結盟好中則背齊即楚叛中國之盟會而依附豺狼戎狄之國及其終也則又從而歸晉然且有擕貳之心而不能敦信好蓋其乍叛乍從取陵於大國豈奕世之賢諸侯哉觀其惡高克而使將兵卒致棄師之恥信宣仲之譖申

侯有殺大夫之惡其昏闇不明柔懦不斷又若此之甚也

穆公名蘭僖三十二年立宣三年卒

鄭自晉文興霸服從中國至穆公時重耳既沒襄公既立雖霸業稍衰襄尚能主盟諸侯薦修盟會故其始也鄭以聽命於晉不敢向楚攷之春秋僖三十三年從晉伐許宣二年從晉伐秦三年從晉伐沈七年與晉盟扈皆未嘗叛晉也九年楚始伐鄭而晉合五國大夫救之

猶足以抗楚未至於失鄭故十二年鄭會公于棐十四年同盟于新城十五年盟于扈十七年從晉伐宋又盟于扈凡此皆穆公從晉之迹也然十五年扈之盟晉以齊數病魯將謀伐齊及是受賂於齊而晉師遂止十七年伐宋之役晉以宋殺昭公興師問罪及是實受賂於宋而晉師亦止夫為盟主伐叛柔服用彰威德而動輒受賂以貽諸侯羞則晉德其衰矣穆公為是謂晉不足與而受盟於楚宣元年始與楚子侵陳宋宋陳衛曹會

晉師于棐林伐鄭晉人宋人又伐鄭盖晉宋之與國也鄭既附楚勢必病宋宋有鄭患則必連晉衛以報之此理之必然也明年宋華元鄭歸生為大棘之戰宋師敗績鄭獲華元大敗其師獲其臣則宋不敵鄭可知矣晉宋懲此之敗不勝其恥遂連陳衛四國之師而復以侵鄭楚伐陸渾鄭勢单寡遂及晉平士會入盟楚以鄭叛乃舉兵侵之接靈公之世二嵗之間楚兩病鄭盖自宣元年以來至此鄭又服晉也嗚呼觀鄭子家遺趙宣子

之書曰南人有言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詳味其言則鄭雖躋楚亦非有心於叛晉者由晉衰貪利失道無撫綏之術有以致之而已噫二霸其賢哉

靈公名夷宣四年立是年歸生殺之

靈公在位不久事不見於春秋無可論者按左傳靈公見弒出於子家以食黿之憾遂陷大惡夫為人臣而邀

口腹之欲憤其小忿忍弒君父如刈竹葦此真夷狄禽獸者也子公雖知君不可弒而權不足制脅以從命厥罪惟鈞經没不書盖以恕矣嗚呼二子之惡固不容誅然靈公御失其權自貽禍難不可謂無罪何則知子家為可殺則殺之可也何至養成其惡使得肆豺狼之暴哉嗟夫春秋之君强者過於殘忍弱者失之震怯觀魯隱於羽父鄭靈於歸生皆孱弱不斷禍及其身為天下笑易曰履霜堅氷至為人君者可不戒哉

襄公

襄公名堅宣五年立成四年卒

襄公在鄭值晉成景之世霸業稍衰强楚傲然無憚晉之意是以屢病於鄭夫穆公繼祚二十三年從晉盟者四伐者一會者一其從楚侵陳宋者不過一再而止葢是時晉之襄靈尚能糾合諸侯以衞中國而去重耳之霸未遠其聲威猶足以震楚也故楚不敢易晉而力於爭鄭逮襄公時晉或遭靈公之難方務内靖未暇勤諸侯也又其在位不久威柄不施而景公繼之邲之戰大

挫於楚楚為是敢肆猖獗數為鄭患鄭雖欲堅於事晉其勢有所不能故襄公被伐於楚者居多而從楚之迹亦多晉之伐鄭者鮮而鄭從晉者亦鮮請按其實以言之鄭在晉成公時宣五年楚人伐鄭九年楚復伐之晉雖以郤缺救鄭而不能解禍難遂致鄭人求成於楚十年晉宋衛曹并力伐鄭以討其貳鄭復請成于晉原鄭向晉之心不可謂不切矣楚師兩伐而附楚晉命一討而歸晉則襄公之不忘盟主可知也奈何楚復致伐而

晉之力不能急鄭襄公始會楚子結盟于辰陵然亦非其願也故已而背之楚子遂大舉圍鄭之師以責辰陵之盟當此之時晉苟能一戰敗楚鄭將欣然從附中國永堅事晉之志矣不幸林父敗師于邲楚勢愈張則雖晉爲鄭慮亦當俛首從楚以紓一時之難也故自是以後終襄之世皆一於附楚成二年從楚侵衛又同盟于蜀遂與楚同好棄仇無復叛去晉雖以宣十四年成三年兩加兵於鄭而終莫從晉如曩昔者非成公背華即

夷樂於附楚揆晉之勢不足以捍吾國耳嗟乎襄公胥制於楚使不得內顧中國雍容禮文而染於篳路之俗豈鄭之罪哉蓋以晉之成景無重耳之賢不能威楚而反致敗衂竟使襄公不得已而歸之誠晉之可責哉

悼公名費成五年立六年卒

悼公在位踰年而卒事無可攷惟成五年蟲牢之盟一服晉而已是時晉景公懲邲之敗復修霸業諸侯稍稍歸晉故衛自宣十七年同盟斷道齊自成二年請盟袁

婁宋自成三年從晉伐鄭鄭知晉勢復興故至是五年遂背楚歸晉自是以後按成公之世鄭之於晉屢叛屢服兩國交伐矣詳見成公

成公 名倫成七年立襄二年卒

鄭介乎晉楚之間事晉則楚伐之事楚則晉伐之自穆公以來叛服不常然攷其從違之迹實視兩國之強弱晉強於楚則從晉為多楚強於晉則從楚為多觀成公當晉景之時晉雖多難其勢已強故鄭雖叛而較之於

楚事晉為久楚不足以敵晉故也是以成六年楚公子
嬰齊伐鄭晉欒書救之七年嬰齊復伐鄭晉侯合九國
救之晉懼鄭有貳楚之意是年晉遂同盟于馬陵以固
鄭九年晉為汶陽之田諸侯貳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
馬陵之盟楚人間諸侯之貳以重賂來鄭鄭會楚公子
成于鄧盖成公至此一叛晉也晉以鄭叛故因其如晉
遂執鄭伯晉欒書伐鄭十年晉復合五國伐鄭鄭以晉
屢見伐乃復背楚歸晉故十三年會晉伐秦十五年同

盟于戚又會吳于鍾離至十六年楚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遂叛晉歸楚故是年同楚侵宋又合楚子戰晉侯于鄢陵楚鄭敗績鄭雖敗師猶未服晉故十七年晉侯合八國伐鄭同盟于柯陵是年又伐鄭鄭亦未服至十八年復合楚子伐宋故襄元年韓厥帥師伐之二年鄭師伐宋終成公之世不復歸晉矣夫鄭有貳心於楚雖陽示服晉而楚一誘之則隨以背晉而晉知鄭之不可保也故叛必伐之必盟之要之以神明慎

之以禍福餌之以利害其欲服鄭之計以力矣況鄢陵
之勝晉有震楚之威宜乎鄭伯俯伏請罪懐改事之心
不待再伐而後服也然自鄢陵之後晉三伐鄭鄭終不
從而連楚侵伐仇晉愈深者盖知晉之不足恃故也夫
霸者之服諸侯非獨兵威之盛足以鋤强去暴亦在有
德以懐服之耳厲公敗楚伐秦摧折勍敵秦不敢稱兵
報伐楚不敢爭鄭屢侵其兵威非不强也然暴虐無親
阻兵安忍曾無柔服之德而三族擅權國内多難禍將

起於蕭牆則為鄭之計與其從晉不若附楚之安是以雖屢被伐而訖從楚自如也然則霸者欲長有諸侯主盟中夏盍亦增修其德乎

宋鄭仇好

宋鄭自入春秋至厲公二國仇好事皆已論之於前及二霸之興中國諸侯稟命盟主莫有攜貳故宋鄭皆與盟會同心修好無有侵伐至文十七年鄭始從晉伐宋宣元年鄭又連楚侵陳及宋是年宋會陳衛曹伐鄭又

獨伐鄭自是以後宋鄭兩國侵伐交好多見於經惟襄十一年蕭魚之會鄭純服晉中國帖然故宋亦解仇於鄭者二十年大抵宋一於晉而鄭多附楚從叛不一方鄭歸楚則必連楚必陵宋晉之與國叛晉則仇宋理之必然也宋既為鄭所侵則晉必為宋釋怨亦倚晉之強間鄭而伐之故終晉之世宋或獨伐鄭或連晉以伐鄭鄭或獨侵宋或連楚以侵宋其間惟鄭叛楚歸晉則兩無侵伐矣或曰攷之春秋中國諸侯交附晉楚不一而

從違强國交鋒抗衡獨多宋鄭何也蓋宋鄭壤地相比疆埸之事玉帛之使易成仇好況當時鄭恃楚以强宋恃晉以强晉楚既不相下則肘腋之國稱兵相凌宜矣

衛鄭仇好

衛與鄭自二霸擅盟諸侯委順侵伐之事蔑無聞焉至成二年楚鄭侵衛三年衛連晉宋伐鄭以報之十年衛獨侵鄭又會諸侯以伐之十七年衛括侵鄭襄二年又連晉宋侵鄭原衛之意所以屢仇於鄭者以晉故也鄭

既叛晉則衛必倚晉伐之及晉自平昭以來霸德既衰不能主諸侯衛知晉不可恃也故自襄公二年伐鄭之後六年間不復加兵許鄭以助晉之威强於是衛鄭始弭兵矣至定之八年晉以衛之叛盟故侵鄭侵衛而衛鄭之好愈固於前是年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十年會于安甫故比年盟會無復曩時之稱兵見衛之仇鄭所以屢見於經者其原起於附晉也

鄭許仇好

春秋之時王綱不正諸侯恃强陵弱無國不然故魯之於邾宋之於曹鄭之於許皆憑其勢力足以并吞而將噬之且以其壤地相近兵車易臨是以加兵侵暴每每見經觀鄭自莊公入許之後後世子孫踵其前軌陵蔑尤甚文公侵之穆公伐之襄公三伐之至於悼成之世圍伐各一簡公合晉衞之師又一伐許至獻公而遂滅其國焉夫鄭加兵於許者如此其數而許未嘗敢報鄭之伐其間若僖二十二年襄十六年雖兩嘗伐鄭不過

憑恃諸侯之國借人之力以少快一時而已所以然者鄭足以制許許不足以仇鄭也嗚呼以鄭之脅制於楚切切然臣事之不暇盍亦增修其德撫循小國繼好息民以保封疆不務及此而逞志於許是猶螳螂捕蟬而不知黃鵲之從其後也

鳌公名髡襄公三年立七年卒

鳌公繼立值晉悼興霸故鄭一於從晉未嘗叛而歸楚自襄公二年晉欲服鄭連宋衛以侵之鄭既服晉故三

年會九國盟鄭雞澤五年合十四國會于戚皆以堅鄭好也自是以後終釐公之世悉從晉命故五年晉會七國救陳鄭伯與焉七年會于鄬公未及會而卒然則釐公之純於從霸異乎先君携貳者盖以悼公霸業之盛以威服之故也

簡公名嘉襄公八年立昭十二年卒

鄭自釐公之時雖嘗服晉及簡公嗣位初畏楚見偪而叛晉者三至襄十一年蕭魚之會悼公霸業既盛楚之

力不足以抗晉故自此一會之後至襄二十五年凡十五年間不復背晉以歸楚然是時晉霸浸衰中國之權晉楚狎制故二十七年晉趙武楚屈建會鄭良霄于宋而盟之是會雖晉楚同列異於前文而聖人猶序晉於楚之上者以見晉雖衰猶足以主盟也至昭四年楚子主會于申鄭始委晉而歸之自是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專於楚鄭始交事兩國無純附晉之心如悼公之時然則非鄭有貳心實中國無霸有以召之也攷之於經

襄八年鄭伯會晉侯六國于邢邱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鄭遂服楚此一叛晉也九年晉復會諸國伐鄭而盟之
鄭始服晉矣楚子憤鄭攜貳繼而伐之鄭又從楚此二叛晉
也十年晉侯復合諸國伐鄭城虎牢以逼之楚人救鄭
故鄭得以倚楚之援未肯卒服是以晉侯率諸侯以伐
鄭同盟于亳城北鄭始再服晉矣既又復叛故襄十一
年晉侯合諸國伐鄭同盟鄭又服晉于是會于蕭魚自
是以後鄭一心事晉不敢向楚者二十年葢自晉景以

來服鄭之功至此爲特盛也楚以鄭貳也故是年執鄭
行人良霄十八年伐鄭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兩伐鄭雖
兵師屢加而鄭終不復向楚非鄭之德晉而讐楚也以
晉霸之興足以勝楚鄭可恃以無恐也馴至昭公四年
晉霸寖微權制於楚申之會楚子主之鄭伯或向楚或
從晉奉事之心少損於前矣嗚呼晉盛則鄭從晉衰則
鄭叛其從違實視晉之强弱然則昭定之間所以不純
於從晉者非鄭之罪盖晉之削也

鄭簡公與陳蔡宋仇好

簡公在位最久其侵陵敵國四見於經攷之經傳皆未嘗以私憾報復無非奉事強國因以致仇而已陳蔡楚與國也宋晉與國也方其附晉則侵蔡伐陳及其從楚則背晉伐宋故襄八年邢丘之會鄭始服晉則侵蔡獲公子燮及亳城北盟之後鄭復叛晉則連楚以伐宋至是蕭魚之會以後鄭純附晉不復向楚於是與楚為惡故二十五年入陳伐陳以仇楚之與國矣嗚呼善盟會

惡侵伐春秋之義也夫彼以兵加惡於我而我復以兵報之此季世末俗報復之常理耳春秋且猶惡焉況於己無私憾而師兵四出殘民暴骨以求媚於大邦其惡豈不甚乎然則簡公之罪不容貸矣

定公名寧昭十三年立二十八年卒

春秋至昭公時晉悼既沒霸業已墮楚靈驕暴諸侯不從强吳乗閭梗其喉牙使不得摶食中原如曩時之盛則楚亦衰矣然攷之春秋晉楚兩國雖同於衰而晉尚

能糾合諸侯以申盟會鄭以楚不足依猶往從晉不復向楚故昭十三年會盟平邱二十五年會于黄父夫獻公即位昭三十二年同城成周定四年同侵楚盟臯鼬晉雖衰鄭猶從之如此者以楚勢削弱不敢與晉爭鄭鄭猶得以悉意於晉故也或曰楚子爭鄭其來久矣今雖稍衰楚必能委鄭以與晉也而經自昭公以來蔑無楚伐鄭之文何耶曰諸侯之勢足以自保然後敢以圖人當昭公之時强吳躡楚之跡浸以肆横故四年大會

諸侯伐之五年六年又伐之楚方拒吴之不暇何暇於討鄭乎楚雖欲圖鄭鄭亦安能屈身以役之乎然則楚之不敢謀鄭勢使然也

獻公名蠆昭二十九年立定九年卒

聲公名勝定十年立未卒而春秋終

魯定之初晉霸雖衰猶能會盟諸侯故城成周之役侵楚之會皐鼬之盟鄭皆與焉則鄭猶從也及聲公即位晉德愈微盟會侵伐蔑然不講鄭始東結齊魯與晉為

敵故定十年會齊侯于安甫十一年及魯平叔還涖盟于鄭哀二年鄭罕達及晉趙鞅戰于鐵而鄭敗盖是時魯與齊交好晉與齊為仇鄭既交通齊魯背晉之盟於是帥師戰晉不顧惜哉嗚呼以晉國之君自襄昭以來區區於保鄭其盟會非不堅也一旦乘頽之極遂背盟棄好交結敵國稱兵相陵雖曰晉德之衰不足以収鄭為鄭伯其亦可罪哉

鄭大夫

鄭大夫見經者二十四人宛及詹不氏未命也祭仲申侯非鄭之公族蓋祭仲初一封人有寵於莊公遂執鄭政而申侯自楚奔鄭則皆非公族明矣自穆公以來終春秋專鄭政者皆鄭之族裔攷之於經公子七人公子歸生子家穆公弟公子棄疾子良公子喜子罕公子鰌公子發子國公子騑子駟公子嘉子孔是也公孫五人公孫輒子耳舍之子展蠆子蟜夏子西段伯左子子印是也公族七人良霄輒子伯有罕虎子皮罕達游吉子

太叔游速太叔子國參子產子駟弘是也按唐武平一傳穆公生十一子子然及三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惟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七族子孫世執國政故稱七穆然見於經者惟罕駟良國游五人而印與豐無聞焉罕虎罕達出於子罕游吉游速出於子游國參出於子國良霄出於子良駟弘出於子駟是皆穆公之裔也其他繫於行事者請按經傳言之　宛以歸祊見於隱八年或者以謂去宛之族所以深貶鄭伯擅

易天子之田是不然歸祊易田罪在鄭伯於宛何與杜謂未賜族故不氏其說當矣　祭仲以宋人見執桓十一年或謂祭氏仲孫天子命大夫是不然春秋凡書字貴之也祭仲專鄭之權不能死義命見執於宋廢忽立突乃春秋之罪人安得而貴之哉然則仲當書名稱人以執者罪祭仲也　詹以莊十七年齊人執之及自齊逃來兩見於經蓋當時小白既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故齊侯因幽之盟遂執其臣討前惡以辱鄭伯然詹為

鄭國之臣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難迺自齊而逃會其罪大矣故稱人以執又曰自齊逃來者貶鄭詹也　申侯以鄭殺之見於僖七年按左氏申侯以結憾於陳轅濤塗遂譖於鄭伯曰申侯美城虎牢將有叛意故鄭伯因齊之逼用濤塗之譖殺申侯以說於齊觀經上下是年齊人伐鄭秋鄭世子華聽命於會則左謂說于齊信矣凡此四人者不繫於公侯者也　公子歸生以宣二年與宋戰獲華元四年弒其君夷兩見於經先儒謂大

棘之戰既敗其師又獲其帥惡其戕艾中國故聖人備
書之以甚歸生之惡然靈公之弒實子公書子家知君
之不可弒而不能制子公其權不足故也　其餘若公
子去疾以成三年伐許公子嘉以成四年伐許十六年
侵宋公子鰌以十六年會吳公子發以襄五年聘魯公
孫輒以十年伐宋舍之以十一年侵宋二十五年入陳
良霄以二十六年會澶淵二十七年會于宋蠆以十四
年會吳伐秦會戚夏以二十五年伐陳段以二十九年

城杞罕達以昭元年會厥憖游吉以二十五年會黄父

國參以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游速以定六年滅許十年

會安甫罕達以定十五年伐宋哀二年與晉戰十三年

取宋師駟弘以哀七年救曹凡此盟會侵伐或出於盟

主之命或出於國君之命其善惡褒貶雖不專在於臣

下然七穆子孫遞遞相繼盤根固節侵權逼上漸不可

制聖人顯其名字著於筆削者所以傷君之弱而疾臣

之專也　至若襄十年盜殺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三

十年良霄奔許入鄭鄭人殺之十九年殺其大夫公子
嘉昭二年殺公孫黑則著之經傳幾可以探筆削之義
按襄十年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
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
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
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
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
為司徒冬十月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殺

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夫盜者微賊之稱一日而殺三卿其惡固不必言然鄭伯為國不能選賢而委柄於公族三卿執國政不能御下而見夷於羣盜以春秋之法責之則君臣皆不免為罪人也聖人列數之蓋所以著其惡歟　襄十九年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尉止之難子孔知而不言及前年楚師伐鄭至純門子孔實召之子展子西率國人殺之書曰鄭殺其大夫以國討為文罪子孔之專

也夫子孔已為公族與三卿同秉國政知尉止作亂默而不言是亦為盜而已且賣國召師專權恣寵人臣之惡無以過此其見殺於國人豈不宜哉　襄三十年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將使子晳如楚子晳伐之伯有奔許鄭伯盟國人伯有怒伐鄭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　昭二年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使吏數黑之罪使就吏

黑遂蘊經曰鄭殺其大夫以國討爲文罪在黑也夫伯有嗜酒而後飲取怨國人負罪出奔不能悔過自咎乃回戈以攻其國黑覬伯有之亂不鑒覆轍反欲㚇艾手足攘據其位二子見殺於國人皆自取之也故經於良霄不稱大夫於黑稱鄭殺其歸罪二子明矣　嗚呼以鄭小國介于晉楚之間左右攻討扶持不暇固當選賢任德君臣協心同濟國難以保其宗社可也乃以一國委於公族使致爭權固黨稱兵相殘者躡跡而起向無

子產之賢焚載書安公室左提右挈相持鞏固則鄭國
之邱墟當不終於春秋矣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春秋比事卷九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蔣如燕
謄録監生臣李維翰